

第一卷

引论 新约
的历史逻辑

查常平 著

Zha Changping

Volume One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c of the World-pic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History-Logic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
约
的
世
界
图
景
逻
辑

上海三联书店

第一卷

引论 新约
的历史逻辑

Volume One

Introduction to the Logic of the World-pic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新
约
的
世
界
图
景
逻
辑

《圣经》引文说明

《圣经》中文的引文,在未注明的情况下,出自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新约》希腊文的引用,在未特别注明的时候,均出自《中希英逐字对照〈新约·圣经〉》(台北:浸宣出版社,1991年),或者引自 Nestle-Aland 27th 版新约希腊文;如果论证需要,参照其他语种或翻译的《圣经》版本,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早期著作家作品中的经文,原样译出,以彰显一个时代的精神风格,为了现代读者的方便,我在注释中附上“和合本”的译文。

《圣经》书卷略语对照

《创世记》(创)	《出埃及记》(出)	《利未记》(利)
《民数记》(民)	《申命记》(申)	《约书亚记》(书)
《士师记》(士)	《路得记》(得)	《撒母耳记上》(撒上)
《撒母耳记下》(撒下)	《列王纪上》(王上)	《列王纪下》(王下)
《历代志上》(代上)	《历代志下》(代下)	《以斯拉记》(拉)
《尼希米记》(尼)	《以斯帖记》(斯)	《约伯记》(伯)
《诗篇》(诗)	《箴言》(箴)	《传道书》(传)
《雅歌》(歌)	《以赛亚书》(赛)	《耶利米书》(耶)
《耶利米哀歌》(哀)	《以西结书》(结)	《但以理书》(但)
《何西阿书》(何)	《约珥书》(珥)	《阿摩司书》(摩)
《俄巴底亚书》(俄)	《约拿书》(拿)	《弥迦书》(弥)
《那鸿书》(鸿)	《哈巴谷书》(哈)	《西番雅书》(番)
《哈该书》(该)	《撒迦利亚书》(亚)	《玛拉基书》(玛)
《马太福音》(太)	《马可福音》(可)	《路加福音》(路)

查常平 著
Zha Changping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献给

父亲查志怀（1937-）与母亲周云兰（1933-78）

感谢你们在底层的艰辛中抚育了我

查常平 著
Zha Changping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献给

父亲查志怀（1937-）与母亲周云兰（1933-78）

感谢你们在底层的艰辛中抚育了我

作者简介

查常平,笔名西美正,1966年生,重庆长寿人。博士,批评家、人文学者。1987年在四川大学、1990年在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日语、美学、基督教,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学术方向为艺术评论、历史逻辑、圣经研究,能够使用英语、日语、希腊语等多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人生定向为以信仰为基业、以教师为职业、以学问为志业、以批评为事业、以翻译为副业;以原创性的逻辑历史学阐释人类历史的逻辑、莫立汉语人文学术发展的内在根基为学术理念。发表“感性文化批评范式”、“什么是逻辑历史学”、“橄榄山对话的历史逻辑及其救赎意识”等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日本历史的逻辑》(1995 成都)、《历史与逻辑——作为逻辑历史学的宗教哲学》、《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2007 成都)、《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下卷(2008 桂林);译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2005 北京)、《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2007 北京);《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三卷,中世纪哲学》(合译,2009 北京)。主持翻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上、中、下三卷(2004 北京);主持《都

市文化研究》论丛中“艺术中的都市文化”栏目(上海三联书店, 2005—至今);主编《人文艺术》论丛1—10辑,主编“基督教文化经典译丛”(上海三联书店,2006—至今)、“人文批评”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至今);主持“本源·生命”(1997)等艺术展。曾经任职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1990—2001),现供职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

Dr. Zha Changping, born in Chongqing, living in Chengdu, is an artistic critic and scholar of humanities. His research is based in English, Japanese, Greek and Hebrew languages, holds a doctorate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Peking. His researching fields contain art criticism, biblical studies, and history-logic.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Logic of Japanese History* (Chengdu, 1995), *History and Logic*,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Humanitology* (Chengdu: Bashu, 2007. Humanitology, made of humanit-as the root of the feminine noun humanitas in the Latin and-ology, is a disciplin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huamn sciences, or liberal scienc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thought in which both the huamn sciences and liberal scienc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humanities, humanism and liberal arts in the sense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s. It signifies that the whole being of man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spoken through man's being, and aims at cultivating the whole huamn nature of person), *The Humane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Arts* (2 vol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translations of *Chrisitanity and Western Thought* (vol. 1, Beijing: Beida Press, 2005), *The Emperor Syste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Beijing: Huaxia, 2007) and numerous articles on art, religion as well as metaphysics. Dr. Zha is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Classical Translation Library

of Christian Culture”, Shanghai since 2006, and chief editor of *Journal for Humanities and Art*《RENWEN YISHU》since 1999, which has a regular highlight on contemporary art and humanities including religious studies, cultural reviews. As a vice-professor, he presently teaches Theology of the NT, Systematic, Reading Christian Works in History and Christian Art and Aesthetics at Sichua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stitute of Daoism and Religion Studies.

前言：从历史逻辑到世界图景逻辑

1997年，在完成了《历史与逻辑》后，我原本计划继续写作该书的下卷《语言与世界》。虽然拟定了完整的提纲，但是，没有想到让它躺了十四年，而且还会一切如故。其间最重要的原因有三：一是投入了大量时间学习法语、德语、希腊语、拉丁文、希伯来语，因为语言是理解它所承载的思想最内在的一部分，语言观乃是进入任何民族的历史逻辑的前提；一是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奉，去体会上帝之道如何在肉身世界得以展开的过程；一是着手艺术批评的事业，在批评中实践自己的历史逻辑理论，同时丰富先验艺术论的经验内容、发展感性文化批评的理想范式。现在看来，《语言与世界》仅仅属于“世界图景逻辑”的一个方面，关涉到个人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据此审视语言对于世界中的其他因子之间的关系，即从人言关系看世界中的时间、自我、自然、社会、历史、上帝。如果以此思维逻辑类推后者的内容，“世界图景逻辑”还应当包括“时间与世界”、“自我与世界”、“自然与世界”、“社会与世界”、“历史与世界”、“上帝与世界”。但是，从思想的明晰性而言，这样的划分还是太笼统。我在即将出版的《新约的世界图景逻辑（第二卷）》的“导论”部分会加以详细的展开。《历史与逻辑》的写作，的确属于一种基础性工作。

那么,什么是历史逻辑?在汉语的简略表述中,“历史逻辑”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历史的逻辑”(logic of history),或者,“历史与逻辑”(logic and history)。在《日本历史的逻辑》(1995,成都)中,我给出了“历史逻辑”的定义:“历史逻辑是关于历史形成中的同一性与差别性的价值体系。这些原则体系作为原则本身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在历史逻辑的意义上,任何个别的历史与人类历史既是同一性的,又是差别性的。日本历史的逻辑,即日本历史与人类历史在逻辑原则上的差别性及同一性。”这里,“人类历史”带有理想的“普遍历史”的内涵——人类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的历史。任何有逻辑思辨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历史逻辑”的这个定义侧重于“历史的逻辑”,即个别民族的历史如何生成自身的逻辑原则,尽管我在该书的“导论”部分探讨了“历史的起源”、“逻辑的起源”以及日本历史如何展开它的时间、正义、信仰与语言诸逻辑。事实上,一直到2007年提出“世界图景逻辑”时,我都将这四种逻辑当作历史逻辑的表象形式。由于精力与手头掌握的日本语原典两方面的限制,关于日本历史的时间逻辑与语言逻辑,我只有概括性的论述,因为对于日本历史每个阶段的时间逻辑与语言逻辑的探讨,离不开对于同时期的相关文献的细微把握。所以,我把全书的重点放在日本历史如何在正义逻辑(含权力体系、产权体系与法权体系)、信仰逻辑(含哲学或学术、宗教与艺术)两个方面的展开上。而且,这种展开的时间下限,我选择在1945年,之后属于“战后天皇时代的历史逻辑”的研究范畴。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成功?为什么从政商资本主义最后走向军国主义?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能够在经济上崛起从而成为西方七国之一?所有这些困扰中日学界的难题,我在书中都有某种必然性的解答。不过,由于中国人与日本人同时长期受到感性文化传统的辖制,再加上在修辞表述上的逻辑严密而显得艰深晦涩以及在思想图景上原创的“逻辑历史学”的方法论,汉语学界除了寥寥无几的人大致明白

我所讲述的内容外,《日本历史的逻辑》一书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各自停留在感觉想象中理解对方,所以现实中冲突实在难免。

另一方面,在思想图景范畴上,我一直把时间逻辑、正义逻辑、信仰逻辑与语言逻辑当作“历史逻辑”的内在部分,认为历史的生成离不开它们的共同作用。我对此的论证为:“在历史逻辑的历史逻辑性中有历史正义逻辑与历史信仰逻辑,在历史逻辑的逻辑历史性中有历史时间逻辑。三种逻辑相关构成历史逻辑。时间逻辑为历史给出源始场所,正义逻辑把历史引向合法的价值之路,信仰逻辑指导历史在终极意义上趋向合理性。此外,历史逻辑还得有通向正义的语言作工具。没有语言,即使有信仰临照,承受者依然迷惘于体验的不可道中。语言为承受者画出正义之形,使承受者不会在长久沉默中死去。语言逻辑为历史逻辑的客观显现贡献手段。历史逻辑的四元逻辑性,是一切历史历史化的原初向度。它们互为相关、间隔显现历史全性。”(同时参见本书中“历史与逻辑相关联形成的一般结构”一节)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逻辑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为了追问历史生成的根基,我从批判历史世界中的两种伪真时间观(过去时间观与未来时间观)开始,指出时间无论作为时点还是时段都是以现在为基点,都是从现在而去,并且迎向未来。时间是源自现在的过去与源自现在的未来生成的时段。现在从人的意识生命中的不断涌现,是时间得以绵延的根据。这就是历史世界中的本真时间观,一种将现在的在上性与在下性相融合的现在时间观。现在如何承受在上的普遍时间和绝对时间,构成个别时间相与普遍时间的关系问题。时间倚着于不同的世界之物中的在者、倚着于物质自然体、自然生命体、肉体生命体、意识生命体、精神生命体、文化生命体,形成所谓的个别时间相。各个别时间相(即物理时间、生命时间、生理时间、心理时间、社会时间与

历史时间)的内在特性是什么,成为我在“时间历史论”中详细言述的问题域。这就是逻辑历史学的引论的第一篇,第二篇为“价值逻辑论”。同样,事实价值观与肉体价值观,都属于逻辑世界中的伪真价值观批判的对象。因为无论外在于人的事实还是内在于人的肉体,都不可能赋予世界以一种绝对差别指向力,不可能赋予世界以差别性的价值与逻辑的基础。事实只会把世界当作一团混杂的事实,肉体只会把人生当作和动物无区别的肉身。所以,我由此提出以差别价值观为核心的逻辑世界中的本真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毕竟已经生存于差别的世界中,我们作为人,相对于自己而言不仅有主体生命、个体生命与我体生命的差别,而且有肉体生命与意识生命的差别,相对于他人而言有精神生命、相对于历史生者而言有文化生命的差别;在我们作为意识生命的存在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状态里又有潜我意识、自我意识、超我意识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同作为受造物的自然、同作为创造者的上帝有本质的差别。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大人小孩、无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无论大学教授还是街头乞丐,每个人都在日常语言中最多地使用“我”这个代词。因为,每个人都有相对于“自体(或身体)”的“我体”,一个分享了“普遍自我”的“个别自我”,即使他有时候表现出不成熟的迹象。只要言说中有“我”这个语词,就有同“他”或“它”的差别。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否定事实价值观与肉体价值观主张“人为无差别之在者”的基础。这种否定意味着:世界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不是一个现成的事实,每个人都需要从头开始生成自己的世界图景、自己的“自我”;人生对于个人而言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肉体生命,每个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生成自己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将这样的差别观贯穿到人之生存的不同向度及其外在的对应对象,我们就转向了个别价值逻辑相的言述。至于个别价值逻辑相与普遍价值的关系、各个别价值逻辑相的内在特性,就是从人言(相对差别)方面与从神言(绝对差别)

方面探讨物理的、生命的、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诸种价值的产生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或者说,从人言与神言相嵌合的角度把物质界中的物质自然体、植物界中的自然生命体、动物界中的肉体生命体、人物界中的意识生命体、社会界中的精神生命体、历史界中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逻辑展开出来。其具体言说在《历史与逻辑》中。就方法论而言,该书利用逻辑历史学的逻辑直观的方法从历史逻辑的高度,重审科学(物理学、生命学、生理学)、伦理(广义的社会学即社会伦理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社会学)、美学之学问形态和形上、艺术、宗教之精神样式的终极依据,对时间、历史、价值、逻辑这些关涉人类存在的根本范畴做出了个人性的追思。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依然认为“历史价值逻辑”是所有其他价值逻辑最终的归宿,尽管它的实质内容为先前的“历史逻辑”的所指。我用“时间递增”与“价值递增”两个术语来描述这种归宿如何实现的过程。于是,历史被诠释为终极信仰临在的展开,逻辑被诠释为终极差别临在的呈现,而世界就是历史与逻辑在终极意义上的相遇。其相遇的在场方式就是“语言”。这就是我为什么计划写作《历史与逻辑》的姊妹篇《语言与世界》的缘由。我当时的思路如下:

在学理上,我从物理价值逻辑这种人类的先验普遍逻辑的主观化开始展开其他个别价值逻辑相。当这工作进入历史价值逻辑后,已无其余的路径可选择,作为人类的后验普遍逻辑的历史价值逻辑,含盖着人类的一切生成性价值逻辑。价值逻辑论的大部分工作到此为止已告一段落。但是,展开价值逻辑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它与时间历史论相关而成的世界。时间历史论中的个别时间相和价值逻辑论中的个别价值相如何关联为世界,乃是逻辑历史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我称时间历史论与价值逻辑论为逻辑历史学引论,因为,逻辑历史学在关注了历史与逻辑后,还必须对它们如何相关生成为世界(即物理世界、生命世界、生理世界、心理世界、

社会世界、历史世界如何生成于个人的意识之中)、逻辑承诺历史与历史承受逻辑的方式、历史的逻辑向度与逻辑的历史向度、逻辑直观与直观逻辑以及世界历史的逻辑(如美国历史的逻辑、中国历史的逻辑等等)诸问题域加以展开。事实上,逻辑历史学引论,仅仅是其关于自身的逻辑图式。

逻辑历史学从时间历史论过渡到价值逻辑论,这是由于个别时间相需要充实相应的个别价值相。把时间同价值相关联,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由时间所开启的历史和由价值所开启的逻辑的必然相关性。唯有这样的相关性,才诞生出所谓的世界。从前人类在言说世界时收获甚微,是因为没有从历史与逻辑的相关性方面加以展开。实际上,从广义的角度,我们还可以把逻辑承诺历史的方式、历史承受逻辑的方式、历史的逻辑向度、逻辑的历史向度、逻辑直观与直观逻辑诸问题域纳入历史与逻辑的相关性视域。这一切,正建立在世界的出场基础上。在现在的世界图景逻辑理论中,这些问题仅仅关系到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关系到如何从人神关系的逻辑对于人史关系的直观。所以,《历史与逻辑》一书作为“第一部”,其实是初步围绕“时间与历史的关系”、“价值与逻辑的关系”的言说(其“第二部”应当以上述六个问题为讨论对象,遗憾至今尚未完成)。价值逻辑论,作为终极差别临在的结果,最终以历史与逻辑的相关性生成的世界为目的地。其中,使世界成为有序化的世界本身,乃是价值逻辑论转向历史逻辑论——关于历史与逻辑的相关性理论——的原因。不过,价值逻辑论从人的价值理念与上帝的逻辑言说的关联中,给出每种价值逻辑相在价值逻辑序列中的差别性。由价值逻辑论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图景(我当时命名为“世界图式”),取决于两方面的规定性: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的价值理念体系和上帝按照自己的特性启示的逻辑言说。只有前者没有后者,世界的逻辑图景就没有神圣的、绝对的保证;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世界的逻辑图景便丧失了人性的方向即价值。世界

图景，必须同时建立在价值与逻辑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与上帝的关联中，即必须以价值逻辑论的方式来展开。这种方式，将人的价值理念同上帝的逻辑言说关联起来，将人的理想与上帝的启示协调一致。但是，人的价值性言说又离不开时间性的历史场所，所以，价值与逻辑相关而成的世界，实质上是历史与逻辑相关联生成的世界。它完全受制于历史与逻辑本身，受制于时间历史论中的个别时间相和价值逻辑论中的个别价值相。

这个在未曾完成的《语言与世界》中由历史时间与历史价值逻辑相关联生成的世界，在现在的世界图景逻辑理论中仅仅是所谓的历史世界。而在1997年的时候，我却将这个“历史世界”理解为个体生命的文化心理与人类生命的文化精神在历史中相遇的世界。对于个体生命言，历史世界仅仅是一个心理性的世界；对于人类生命言，它又是一个精神性的世界。但是，在世界图景逻辑中，人我关系的心理世界与人人关系的社会世界，当然区别与人史关系的历史世界。后者包括所有在历史中的生者与死者，而社会世界只包括处于同一生存时段中的人，心理世界则只指向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个人本身。他们在物理时段上日益趋短。

当《历史与逻辑》最终以《历史与逻辑——作为逻辑历史学的宗教哲学》、《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艺术、宗教、美学之比较》(2007 成都)两卷出版时，其中有些段落之间读者会感觉到明显的断裂现象，因为被删除了将近1/5的篇幅，尤其是关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社会法学以及“自由国”的言述部分，还有关于人神关系中的神学言述段落。不过，这时，我的思想已经完全转向了“世界图景逻辑”。这是一个关于世界本身的最大思想共同体，包容了作为世界因子的语言、时间、自我、自然、社会、历史、上帝(或终极存在)七个方面。它最终回答如下的七个问题：“人言关系(=人-言关系=个人与语言的关系)、人时关系(=人-时关系=个人与时间的关系)、人我关系(=人-我关系=个人与自身的关